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雙鳳奇緣 第九回 王嬙病纏冷宮 姚氏分娩遼東

詩曰：送君一別桂花開，最苦傷心是裙釵。
不倚窗前來盼望，燈前月下總癡呆。

話說毛相叫聲：「老皇親，我先進京，老皇親速速收拾，隨後就來。」員外答應。毛相告別動身，員外送出大門，毛相帶領從人回京復旨去了。員外吩咐家人僱了兩隻大船，伺候動身，合城文武官員鄉紳親族都來相送，只喜得員外骨軟筋酥，一齊答謝。到了次日，家眷上船，莊子交與老家人照管，他們解纜開船，離了越州，一路好不風光。員外催著船戶趕路，非只一日到了京都，棄舟登岸，將家眷進了一個公館，員外帶領家人先去見毛相。相府官兒又是一個大門包，相煩他通報。門官見了采頭，不敢怠慢，即報知毛相。毛相聽見魯皇親到了，開了中門迎接，到廳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因天色已晚，不能面聖，且在廳前備酒款待皇親，席散留宿書房。

到了次日早朝，漢王登殿，文武朝參已畢，毛相出班奏道：「臣毛延壽，奉詔到越州召迎魯皇親，現今在午門外候旨，請旨定奪。」漢王大喜：「毛卿可將魯皇親召上殿來見朕。」毛相領旨下去，便把魯皇親召上金殿。見了漢王，俯伏金階，口稱萬歲。漢王當殿封為國丈，妻姬氏封為郡君。飭工部發內帑錢糧，在雲陽鬧市起造皇親府第，限一月完工。一聲旨下，工部領旨。魯皇親謝了聖恩，退出午門。天子朝散回了西宮，說與魯妃知道，魯妃心中大喜，越發奉承漢王。只等皇親府第造成，魯府家眷搬進華堂。魯妃不時將父母召進西宮賜宴，骨肉團聚，真是快意之事。

只可憐昭君在冷宮，朝思暮想，不茶不飯，面容消瘦，懨懨染成一病，皮寒骨熱，心內發燒，口吐鮮血。也自知身上有幾分病症，忙取菱花一照，但見自己柳眉細影，並無光彩；一雙俏眼，頓減精神，便對著鏡內影子叫聲：「王嬙呀，你空生十分容貌，有絕世聰明，只此冷宮，是你葬身之地，要想出頭，今生是不能的了！」想罷，又是一陣傷心，兩行珠淚，直流下來。

恰值張內監進來，一見昭君又在那裡愁苦，便道：「奴婢曾勸娘娘，須要解開些，不可苦壞了身子。」昭君道：「奴豈不知將身子愛惜？只是心中無限愁腸，不由人一陣陣地心酸起來。就是日今殘冬已過，該值春天，你看百花齊放，萬物生新，粉蝶雙雙弄影，游蜂對對尋香，似奴這一般鮮花，無枝無葉，枯乾亭亭，有誰來賞玩？豈不辜負多少青春？奴恨起來，欲尋一死，又恐死得不明不白。如今弄到病已臨身，在此冷宮，又無太醫可請，又無藥開方，奴怎不淒涼悲痛！」張內監勸道：「娘娘，想人生在世，榮辱無常，倘若壞身子，容顏消滅，或有出頭之日，將來怎見聖上？」昭君道：「蒙你好言相勸，奴豈不知，只是心內一股屈氣難明，叫奴怎不悲苦？」張內監聽了這番淒涼之話，只得歎息幾聲，走開去了，撇下昭君獨坐房中悲歎不表。

且言王太守自充軍遼東，將就賃了幾間房子，把家眷住下。雖有一點宦囊，每日用度不少，用一文少一文，坐吃山空，便有些拮据起來。當不得林總兵要討好趨奉毛相，指望升官進祿，把王太守百般凌辱，不時叫到衙門，非打即罵。王太守懼怕林總兵，只得湊些金銀前去買命，不到半年，家私用盡，連房子也住不起了，退與房主。丫環小使都已散去，只剩他夫妻兩口，日食難度。本官還要與他做對頭，又把王太守配入火頭軍，日裡代三軍煮飯，夜間看守煙墩。可憐一個四品黃堂太守，遭人陷害，弄到這般地步。

那日，王忠正坐煙墩，便向姚夫人叫一聲：「賢妻，想女兒遠在京都，身陷冷宮，你我夫妻又在遼東受此磨難，不知何年月日方得出頭？難道這幾根骨頭，就拋落他鄉麼？」說著紛紛淚下。姚氏聽說，也含悲叫聲：「老爺，這些苦楚，且挨著些，不必提他，只說我兒昭君臨行囑咐，說母親懷胎七個多月，未知腹中是男是女，若是生下兄弟，取名金虎，生了妹子，取名賽昭君。可憐人去話留，牢記在心。如今妾已懷胎十四個月，不見腹中動彈，卻是為何？」王太守道：「常言瓜熟蒂落，總有一定時候，怎麼勉強得來？夫人保重身子要緊，不必過於傷懷。」

夫妻正說之間，耳聽譙樓已打二更，欲向那一旁草鋪上前去安寢。姚夫人忽覺腹中有些疼痛，還不介意，漸漸一陣痛得緊似一陣，心中有些詫異：「莫非要分娩了？」便叫聲：「老爺，如今妾身腹中十分疼痛得緊，想是要臨盆了。」慌得王太守便叫：「怎麼好？」此刻又無穩婆服侍，只得跪在地下，祝告上蒼：「保佑妻子分娩易生易長，大小平安。」正禱告間，只疼得夫人在草上亂滾，昏暈過去，一時人事不知。只嚇得王太守面如土色，急急抱住夫人坐起，低叫：「夫人呀，當年分娩昭君，還有穩婆丫環使女在旁服侍，我在書房候信，並不吃驚。如今落難煙墩，牀前服侍，倚靠何人？叫我怎不傷心！」王太守正在歎息，只見夫人悠悠醒來，哼聲不止，面如白紙，雙眼微睜。可憐此刻半夜三更，又無燈火，又無湯水，這也是好人出世遭困，不到十分苦境，不肯降生。

夫人正痛得難解難分，已聽得譙樓三鼓，早有天上皇母命眾仙女將快樂仙官送下凡塵，只聽姚夫人一聲大喊，娃娃已離產門。可憐夫人一條綢褲鮮血染紅，半晌醒將轉來，娃娃生在草上，啼哭聲音甚是宏亮，王太守心始放下，默默答謝神明。夫人急急起身，摸了一把剪刀，剪去臍帶，坐在草上，黑暗暗地也不知何方，姑將娃娃裹住，睡在草上，倚著身子。可憐此刻湯水全無，只好定神養息。過了一會，王太守低低問道：「是男是女？」夫人聽說，在娃娃膝下一摸，只叫聲：「苦也！」王太守急問：「何故？」未知夫人怎生對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同享榮華。爹娘呀！你若是這等想，卻錯怪女兒了！可憐女兒連漢王也不曾見面，就丟在冷宮受苦，爹娘哪裡得知呀！可恨奸賊毛延壽，害得奴家骨肉分離，奴與你一天二地之恨，三江四海之仇。奸賊呀！除非奴家身死，一筆勾銷，不必提起，奴在一日，仇記一日，就是你這奸賊的對頭星，奴不將你萬副千刀，怎消奴恨！」

正在長吁短歎，忽見孤燈裡面放起一朵大花，甚是光明，心中大喜道：「莫不是漢王回心轉意，要將奴家救出冷宮？今晚有此喜兆，先來報信，也未可知。燈花呀！若是奴家得見漢王，憂變為喜，奴家定將你供奉長生，早晚燒香謝你。」說著，癡呆呆地望著燈花。哪知燈燄中本是一朵紅花花，忽平空一炸，炸出一個黑花來。昭君陡然看見，大吃一驚，由不得大哭連聲，只叫：「不好！奴是永無見漢王之日子了，燈已現此怪兆，還有什麼指望？」恨將起來，銀牙一挫，把燈吹滅了。黑□地坐在那裡，哭一起，恨一起，說一起，想一起：「奴只想漢王那夜三更夢中相遇，拉著奴家，要與奴成鳳侶，說了許多溫存的話，問明奴的住處，許奴定到越州召取進京。他滿口應承，誰知是一場好夢，奴還癡心苦守閨中，要嫁漢王。漢王果有旨召奴，常言好事多磨折，奴進京來，未見漢王一面，無故貶入冷宮。昭君呀，你要脫此難星，今生是再不想了。」思罷，痛苦不止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正宮這位林皇后，德性幽閒，寬洪大度，自漢王納了魯妃，不進正宮將有四個月，林後心內也生疑惑，不時差了嬪妃暗探消息。前來報知正宮，只說天子新納越州王昭君為西宮妃子，日夜歡娛，寵幸無比。林後聞知，也不免暗恨於心，只錯認昭君霸佔西宮，罵一聲：「昏君，每日不理朝政，只迷戀西宮。全在酒色二字，怕只怕江山指日要敗了。」又恨一聲：「西宮妖婢，迷惑天子，使天子不日日臨朝，冷了朝中許多文武。這妖婢有日犯在哀家之手，且試試正宮的斬妃之劍可能容情。」此乃林後不知魯妃一段緣由，錯怪昭君也，攔過一邊。

又談到漢天子久不臨朝，心中也有些愧對文武百官，那日沒奈何登殿設朝，兩班文武參拜，口稱萬歲，上面連叫半身。眾文武齊呼萬萬歲，站起分班侍立。當殿官高叫一聲：「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捲簾退班。」話音未了，只見文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紫袍象笏，拜倒金階，口稱：「臣禮部掌院官，啟奏萬歲：今當科場大比之年，正我主取士得人，伏望欽點試官，以重科選大典，請旨定奪。」天子聞奏，就在龍案上，命內侍取過文房四寶，鋪下黃綾一幅，御筆欽點：

正主考官：太子太保內閣大學士軍機房行走兼吏部尚書事務張文學。

副主考官：翰林院侍講學士兼禮部尚書事務唐仁杰。
左春坊庶吉中允兼國子監祭酒代理內務府校書處康春。
提調官：禮部右侍郎江正林。
監臨官：戶部左侍郎周岱。

御筆欽點已畢，發與掌院官。掌院官領了旨意，退出朝門，寫起皇榜，佈告天下。那些天下舉子一聞此信，無不紛紛進京，尋了客寓住下，只等三月初三頭三場，以及二場三場，各自用心作文，想占頭名。三場已畢，各歸下處聽候揭榜佳音。這位張大主考，專意衡文，不留情面，選來選去，遵了定例，中了三百六十名進士，其餘皆落孫山之外。有名者在京等候五月殿試。

這一日，天子臨朝，一班進士金殿對策，一個個各逞珠璣，奪魁多士。試策繳完，恭呈御覽，以定三甲名次。好個聖明天子，也不看策命，擺了香案在金殿當中，將試策供在上面，離了龍墩，對天一跪三叩首，暗自祝告：「孤若有福者，得安邦定國之臣；孤若無福者，得敗國亡家之子，好歹總由天意。」祝畢站起，隨手在試策堆內先掣出三卷，以定狀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又掣傳臚一卷，取定四卷，歸了龍位，命內侍打開彌封一看。是何名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